



水乡风情

小麦花,远看无,近观密,白黄相间,温柔养眼,花开不为世人讴歌赞叹,只为麦收时节赢得一季又一季的丰收,这种品格像极了生活在乡村大地上的人们,默默无闻,无私又谦逊……

小麦花开

□胥加山

我的衣胞之地在乡村,我的童年时光在乡村,如今虽离开乡村在城里生活多年,但逢老家亲戚婚丧嫁娶,我无论多忙,都抽空回老家一趟,一来不让发出热情邀请的主家扫兴,二是踏上乡村的土地尽情回味童年时光,借以慰藉在城里整日忙碌的心灵。

踏上乡村的土地,眼前立刻呈现一幅幅温暖的画面。蚕豆花开的季节,几个少年带着自家的狗朝着田埂尽头疯跑……春风和煦,网包里的打猪草已满,看看日头还早,索性一个个躺在草地上,头枕网包草,闻着草香,吹着口哨,对着天空飘浮的云发呆……这是最本真的天地人合一!皎洁的月光下,草垛里不时地钻出东张西望、神出鬼没的小脑袋,草屑沾满身也不在乎,快速钻进另一个草垛洞,数不清的草垛和草洞,原本就是迷宫,增添了月光下捉迷藏的无穷乐趣。夜风吹过广袤的田野、河流、村庄,伴有时高时低母亲呼喊孩子乳名那抑扬顿挫的声音,被喊到乳名的孩子,极不情愿地从草垛洞里爬出,嘟囔着,这么早回家睡觉,谁能睡得着……这是最乐此不疲的游戏!

踏上乡村的土地,若是正逢麦苗拔节时节,眼前情不自禁地呈现父亲虔诚看麦地的眼神。孩童的我,尽管每天疯玩于野外,看多了花花草草,却不知道小麦也会开花,第一次目睹细碎密密匝匝或乳白或微黄的小麦花,是在麦田里理墒父亲稍作休息给我的指引,父亲笑眯眯地像一位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,自豪地手一挥,而后蹲下身,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抬起一株正撒满白点、黄点的青色麦穗,很有耐心地对我说,这些白点、黄点都是小麦开的花,花谢后,便长成挤满麦粒的麦穗呀!我第一次近距离端详小麦花,此时麦子经历了返青、起身、拔节,一株亭亭玉立,挺拔的麦秆顶部,从叶子中间抽出孕育已久的麦穗,诚如我们这些在田野整日疯跑的孩子,跑着跑着,长高了个头,跑着跑着,唇上泛起一层茸毛,如麦穗顶着纤细的麦芒,有了成熟的雏形……

一年小麦花开的时日,我再次踏上西乡的土地,参加家族中一位长者的葬礼。葬礼结束后,我突然想起已离开我们多年的父亲,不由自主地学着父亲观察小麦花的神情,蹲身端详一株株麦穗,我发现小麦花从麦穗中间开始,一路攀上,缀满整个麦穗,星星点点,闪闪发光,若不是近距离聚焦,就会错过轻盈灵巧、晶莹剔透的小麦花开……成片似海的青绿开满小麦花的麦子,日夜不停地吮吸着晨风雨露,授粉,灌浆,半月有余,不到一个月,每一挂饱满的麦穗挺直了每一株麦秆的脊梁,如戈似戟,数以万计的戈戟,一路凯歌向着丰收的胜景迈进……

小麦花,远看无,近观密,白黄相间,温柔养眼,花开不为世人讴歌赞叹,只为麦收时节赢得一季又一季的丰收,这种品格像极了生活在乡村大地上的人们,默默无闻,无私又谦逊……

史海拾贝

老人们说,只要海水还是咸的,这草就会替人间记住所有浸在盐里的故事。

故乡的盐蒿

□黄爱荣

黄海滩涂的春天,是从盐蒿的紫红里渗出来的。故乡人总说盐蒿是海的女儿——咸涩是她的乳名,苦寒是她的襁褓,盐分越重的地方,茎叶越是肥厚丰盛。

四季的潮汐在滩涂上篆刻着年轮,盐蒿的根系已悄然编织千年往事。范公堤外的老盐工至今记得,20世纪70年代围垦造田时,翻出的唐代煮盐灶台残片上,仍黏着炭化的盐蒿籽。海风掠过青石堤坝,恍惚与盛唐年间吴越先民的号子声重叠。那时煮海为盐的汉子们,在咸苦的风里挺直脊梁,盐蒿便在他们脚边倔强生长,将紫红色的宣言写满初春的滩涂。

北宋天圣年间,范仲淹督修捍海堰的寒春,成了盐蒿与故乡第一次深刻的共谋。人们蹲在盐霜覆盖的墩台上,就着咸菜汤啃粟米面裹的盐蒿团子。新磨的粗粮裹不住茎叶的湿,却让冻僵的筋骨生出热力。堰成那日,传说海风卷着盐蒿籽掠过青石堤坝,像撒下一把绿色的符咒。从此堤内稻菽飘香,堤外紫云婆娑,盐蒿成了海水与陆地博弈的界碑,也是先民驯服沧溟的见证。

这野草从此长进了故乡的命脉。明嘉靖《淮南中十场志》载:“盐蒿,生斥卤之地,茎紫叶圆,穷民赖之。”黄海之滨的盐场里,挎着柳条筐的先民们赤脚奔跑,退潮的滩涂上寻那最嫩的芽尖。万历年间倭寇入境,戚家军夜袭前喝的野菜粥里,便浮着盐蒿碎叶。老灶户说,那日海上雾气格外腥咸,盐蒿从沙土里沁出的汁液,染红了半个滩涂——这紫茎野草,竟成了护佑乡土的宝贝。

如今七八旬的老人说起往事,总要指着餐桌上的盐蒿包子:“当年救命的苦菜,现在倒成了稀罕物。”野蒜在田埂上爆出白花时,翡翠色的盐蒿饺子就该上桌了。新磨的麦面裹着嫩茎虾仁,蒸气模糊了玻璃窗,却把咸鲜的气息送到十里八乡。外乡人总嫌盐蒿太咸,他们不懂,这咸里藏着的慈悲——盐蒿把海水的苦涩都吞进自己身体,单把春天的元气留给饥肠辘辘的土地。

滩涂人自有与盐蒿对话的密码。二月绛紫,三月青碧,待叶缘泛起银白,便是开犁的时辰。滩涂人老把式蹲在地头,指段盐蒿茎含在嘴里:“咸淡正好。”去年秋收,九十八岁的老太黄倪氏还能闭目辨盐:取不同滩涂的盐蒿叶各一片,舌尖轻舔即报出盐度,与仪器测量误差不过毫厘。霜降后采老叶炒制的盐蒿茶,焖在紫砂壶里竟泛出幽蓝,啜一口,先尝到海水的湿,而后回甘,像极了这片土地的味道。

清明时节的海风总带着祭祀的咸腥。渔娘们用盐蒿汁染青团,野葱编成碧玉簪,供桌上除了三牲,必有一碟盐蒿拌香干——这是给海底龙王的贡品,也是给历代盐丁的追念。孩子们举着盐蒿扎的风车奔跑,紫色叶片旋成朦胧的光晕,我似乎看到它与百年前逐浪的盐帆重叠……

如今白色风车矗立在海平线上,盐田的棋盘渐被芦苇吞没。但生态学家惊喜发现,盐蒿群落能使土壤含盐量下降,海边的乡亲们正推广“盐蒿与大米草”轮作模式。清明节返乡的青年们,跟着手机视频学腌盐蒿菜:嫩茎切段揉盐,配野蒜、虾皮装坛,封存海风的滋味。无人机掠过黄海滩涂,传回的画面里,盐蒿的色块正在重组滩涂的版图。回乡的大学生恺迪用盐蒿汁临摹《熬波图》,青绿的线条在宣纸上晕染,似与八百年前的灶火光影重叠。海风裹着咸湿掠过滩涂,盐蒿从历史的裂缝里抬起头来——它的每道年轮记录着潮汐密码,每片叶子渍着盐民悲欢,在风电机的嗡鸣声中,继续书写属于未来的故乡记忆。

暮春时分的滩涂上,赶海人踩着祖辈的脚印,在潮间带寻找那抹倔强的绿。盐蒿依旧按时令更衣,从范公堤的裂缝里钻出来,从故乡广袤的滩涂湿地里冒出来,把紫红色的乡愁写满春天的海岸线。老人们说,只要海水还是咸的,这草就会替人间记住所有浸在盐里的故事。而游子衣襟上的盐蒿籽,总会在某个雨夜发芽,长成梦里的故乡。

诗情画意

离离梨花里

□陈秀井

故乡,在河的南岸。

故乡的村庄沿河堤而居,每家都有梨树,我家自然也是有的。相比自家的梨树,印象更深或者说印象更美的反而是邻家院角那株还没长大的杏树:杏花在春雨中绽放,又在春风里飘落;那小小的青杏,就像小小的我。

那弯弯的小路,从屋前一直延伸到学校。沿路是清浅流水,鱼儿不时打出水花,每一次都会引起我们一阵快乐的叫声。水面时宽时窄,对面就是那一大片的梨园。有时候流水退去,我们就壮着胆,跳过水浅处,沿着梨园的栅栏上学,可以少走很多路。栅栏就是用修剪下的树枝搭成的。

故乡的梨园可是我儿时的另一个乐园。

春时,梨花朵朵,不知何故让小小的我常常生淡淡忧愁,似乎这愁绪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。夏天,走在栅栏外,听阳光里各种好听的虫鸣鸟叫,还有蝴蝶舞动的声音,流连又慌张地上学去。秋时,不是垂涎而望枝头,就是梨儿已经在手,早已忘记了所有。冬天,梨园没有看守,可以一个人,也可以三两结伴,挪开园门,或挤进去,踩着厚厚的落叶,仰望直插天空的树枝,那枝头挂着稀疏的叶子,有的浅黄,有的浅红,有的橘红,点缀湛蓝的天空,就是极美的图画。我们会取一些好看的叶子夹在书中,偶尔,枝上还会有嫩绿的叶子衬着几朵白花,好看极了,又引发我们一阵赞叹。

后来,我去了邻村读书,学校旁边也有一片梨园,与梨园隔沟相望的,只是一位少年。后来,我又去了县城读书,很少再去家乡的梨园;再后来,去了江南读书,听说因为不同品种的花粉让梨的品质降低,梨园陆续被挖了。就此再也不见家乡的梨园,但它时不时地会出现在我的心中,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江南的樱花缤纷摇落,就如我家乡的梨花,让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惶惑的我不禁想念家乡。

待回到家乡,又常常想起江南与江南的樱花,心底却是淡淡而不能割断的怅惘。因为工作,因为有了小家,家乡变成了故乡。

从来不想背井离乡,心却一直在流浪。

一直有一个梦想,把故乡建成美丽的乡村,梨花与樱花就是她最美的衣裳。我还要把故乡建成幸福的乡村,老弱青壮映着樱粉梨白,合家团聚而其乐融融,那村前村后的流水,荡漾着笑语欢歌。

心一直在流浪,故乡就是我心心的港湾。

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思华年。五十岁,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,人生的价值在哪里。

巨轮行驶在故乡的河上,动车穿越过村头的高架,工厂占据了荒地。

有人在河堤上栽满了梨树。假日里,带着孩子们走在梨树下,走过梨花里,快乐的他们就如儿时快乐的我;他们,定然不会再如儿时的我有那无名的淡淡忧愁。

有村子栽上千亩梨园,与养殖、加工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链。园中有广场,有了广场舞,有了传统小戏、传统小吃。那里不仅仅是孩子与大人的乐园,在每一个四月,都会举行大型文艺表演,在梨园里寻梦。

寻梦,在四月的离离梨花里。